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古籍影印圖書序跋
精選

GUO JIA TU SHU GUAN CHU BAN SHE
GU JI YING YIN TU SHU XU BA
JING XUAN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古籍影印圖書序跋
精選

GUO JIA TU SHU GUAN CHU BAN SHE
GU JI YING YIN TU SHU XU BA
JING XUAN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圖書序跋精選/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編.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013-4003-3

I. 國… II. 國… III. 序跋-作品集-中國-古代 IV. I2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145931 號

書名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圖書序跋精選
著者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編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瀚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張 18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數 390 千字
印數 2000
書號 ISBN 978-7-5013-4003-3
定價 69.00 圓

堅定信念 持之以恆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歷程回顧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總編輯 徐蜀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從 1986 年底開始大規模整理並影印古籍，至今已二十餘年。期間的道路雖然坎坷，但靠着堅定的信念，在全社職工的不懈努力下，終於走了過來，並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打破了古籍整理圖書出版只有依賴於各類補貼，或教材、教輔、暢銷書的貼補，纔能生存的普遍規律；多年保持古籍圖書出版、發行、出口碼洋名列前茅；創出了品牌，在 2009 年 8 月新聞出版總署首次開展的全國經營性出版單位等級評估工作中，被評為古籍類一級社，授予了“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榮譽稱號。回顧以往，值得總結的東西實在太多。這段歷史不僅如實反映了我社因地制宜，堅持特色，持之以恆，從而走出困境的狀況；還從另一個側面證明，即使是受眾面十分狹小的古籍專業出版社，只要堅持正確的方向，把握住市場的脈搏，依然有着非常廣闊的生存與發展空間。以下就將我社影印古籍的發展歷程，作一簡要介紹，藉此與同行共勉。

一、緣起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原名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 年更名為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年改為現名），成立於 1979 年，其前身是北京圖書館的統一編目部（負責編製書目及隨書配片）。1986 年 8 月之前，社裏只有一個編輯部（室），主要出版圖書書目、圖書館學情報學，以及一些文史類圖書和工具書。1986 年 9 月，按專業分工成立了圖書館學編輯室和文史編輯室。在全部十多名編輯中，過去從事過編輯工作的只有一人（報社編輯），其餘多是圖書館的編目人員和新近招聘的中學語文教師。

1986 年上半年，當時的北京圖書館領導，考慮到古籍善本書的狀況不容樂觀，為保護古籍，降低借閱、流通的頻率，建議出版社影印出版一批使用價值較高的古籍，並以此替代原書的借閱使用功能。為此出版社於下半年開始籌劃出版大型叢書——《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一開始工作進展並不順利，社裏多數人不看好也不願從事這項工作。但不久後發生的一件事，促使社領導徹底下定了決心走古籍影印這條路。

大約在 1986 年年底，一家影響非常大的報紙，用整版篇幅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對我社出版的一部古籍點校圖書進行嚴厲的批評，指出了書中幾十處硬傷。在館領導的督促下，出版社對列入出版計劃的書稿和即將付印的圖書清樣，全面進行復核。結果是，除個別情況較好外，多數古籍點校、注釋類書籍存在問題，而當時的文史編輯，基本上不能發現並解決這些問題。換句話說，出版社當時根本不具備編輯出版此類古籍整理圖書的能力。因此社領導果斷決定，將上述問題較多的書稿統

統退掉，今後要充分利用館藏優勢，專心做好影印古籍的編輯出版工作。在編輯人員能力達到要求之前，暫不考慮古籍標點注釋本的出版。

其實，上述事件只讓出版社的領導下定了決心，而真正促使全體員工心甘情願地支持社領導的決定、集中力量做好古籍影印出版工作的，還是市場因素。

1989年，隨着出版社數量、出書品種的快速增長，以及改革開放初期，文化教育領域以超常的速度和規模填補“文革”所造成的空白效應的日益淡化，單品種圖書的訂數量急劇下降，隨便什麼書動輒發行一兩萬冊的光景再也沒有出現。那時我社看好的古籍影印圖書的徵訂數，卻仍維持在數百冊，基本沒有下降。由於這類圖書定價遠遠高於普通書，部頭又大，所以幾百冊的發行情利潤已很可觀。圖書市場的變化，凸顯出古籍影印出書快、效益高的優勢，為規模較小、力量薄弱的古籍專業出版社指出了一條生存與發展的道路。只要因勢利導，順其自然，就會有所收穫。這一點，成為全社員工的共識，也為後來我社古籍影印工作的不斷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20年影印古籍概覽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古籍影印，始終是國家圖書館古籍保護工作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的宗旨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國家圖書館館藏古籍中的精品，以及使用價值較高的文獻資料，編輯整理、影印出版，使這些珍稀的善本古籍化身千百，擴大流通，服務於社會。

20年來，我們共影印出版古籍410餘種（不含“中華再造善本工程”所收之書）。這個數字並不很大，但其中的內涵卻異常弘富。因為這其中有近200種是叢書，如果將子目累計起來，其數量就相當可觀了。在這近200多種叢書中，有100多種是出版社自編的，僅這100多種叢書就彙集了國家圖書館8000餘種館藏古籍。除此之外，在自編的大型資料性叢書《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中，又聚集了2300多種地方志中的人物傳記資料。

從古籍影印工作一開始，出版社就非常重視叢書的編輯出版工作。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便於使用；其二，便於銷售與回收成本。

編輯叢書的一個重要原則是盡可能按類分編，為研究者提供最大的方便。如《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就收歷代綫裝古籍年譜1212種，基本涵蓋了國圖善本和普通古籍中的年譜著作；加上《叢書人物傳記資料叢刊》、《宋元明清傳記資料叢刊》（斷代人物）所收古籍130多種，以及《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為人們查閱歷代人物資料，提供了一個廣闊的新天地。又如《二十四史訂補》，收集了《二十五史補編》未收的相關古籍163種，為研究“二十四史”及使用“二十四史”的學者，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再如《國家圖書館藏古籍書目題跋叢刊》、《國家圖書館藏《甲骨文研究資料彙編》、《國家圖書館藏金文研究資料叢刊》、《國家圖書館藏古籍藝術類編》、《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歷代書畫錄輯刊》、《賦話廣聚》、《歷代名人謚號謚法文獻輯刊》、《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正編、續編、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彙編》等叢書，均按學科及學術領域輯錄資料，彙為一編，為使用者節省了查詢的時間與精力。近幾年，出版社還集中人力和資金，蒐集整理了大量叢書資料，完成了《叢書集成》三編、四編的編輯工作，共收錄200種

叢書約 8000 種古籍，明年即可陸續出版。

即便是單種古籍的影印，也盡量系列化，使有關的文獻資料相對集中，便於讀者使用。例如在人物資料方面，出版了年譜類和人物傳記類大型叢書，又輔之以《清代人物大事紀年》、《中國古代人物生平歷史大事年譜》、《歷代名人生卒錄》、《歷代不知姓名錄》、《近世人物志》、《古今人生日考》、《歷代名人姓氏全編》等大批相關著作。在古典文獻學、目錄學方面，除有《國家圖書館藏書目題跋叢刊》、《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明代書目題跋叢刊》等大型叢書外，還影印了《宋版書考錄》、《玉函山房藏書簿錄》、《訪書餘錄》、《宋元舊本書經眼錄》、《朱修伯批本四庫簡明目錄》等專書，以及多種歷代古籍善本書影集、留真譜。對於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也在資料的蒐集與出版上下了很大功夫。如 12 種存世的重要脂評本，先後影印了 8 種。又影印了評點本《紅樓夢》10 多種，相關的圖譜、考訂之書不下 10 餘種，為紅學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參考資料。

作為國家圖書館古籍保護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的古籍影印必須與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藏的特色緊密相聯。近年來，在館領導及有關方面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出版社先後啟動了國家圖書館四大古籍專藏——敦煌遺書、《趙城金藏》、《永樂大典》及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影印出版工作。其中《永樂大典》164 冊已全部原大仿真印製完畢，並已銷售近半，收回了全部成本；敦煌遺書出書 110 冊（全部出齊約 160 冊）；趙城金藏製版印刷完畢；館藏《四庫全書》因與出版過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差別不大，為避免重複，我們推出了《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將文津閣有、文淵閣無的資料彙集成編，還印製了仿真本《文津閣四庫全書粹編》。國家圖書館還藏有大量碑帖、金石拓本等珍貴資料，出版社據此影印出版了《北京圖書館藏畫像拓本彙編》、《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全形拓片集》、《中國國家圖書館碑帖精華》等大型叢書。又編輯了集印譜著作之大成的《國家圖書館藏印譜叢刊》（即將出版）。

當然，古籍影印不應僅限於國家圖書館的館藏，還要更廣泛地尋找開發古籍資源，纔能保證古籍專業社的古籍影印出版長盛不衰。為此，多年前出版社就出版了《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正編、續編）、《北京師範大學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程乙本紅樓夢》（杭州圖書館藏）、《稀見舊版曲藝曲本叢刊·潮州歌冊卷》（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為主，部分為天津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藏書）。《家譜叢刊·民族卷》中也選用了部分外館的藏書。近年來，還出版了《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並與近 50 家地方志館藏較多的圖書館簽訂了影印出版該館《稀見方志叢刊》的意向書，現已出版了四家。

三、心得體會

總結以往古籍影印工作的經歷，心得體會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兩點：1. 深刻認識古籍影印的意義與價值；2. 要有一支具有奉獻精神、開拓性強的專業人才隊伍。

先談第一點，深刻認識古籍影印的意義與價值。提到古籍影印的意義與價值，很多人都會將其與排印的古籍點校、注釋、今譯本相提並論，評判各自的優劣，並往往得出前者不如後者的結論。實際上，二者根本不是一個層面上的東西，毫無可比

性。因篇幅有限，本文對此不作深入闡述，只客觀地指出一點，即可說明問題：

目前各地館藏的古籍，尤其是善本古籍，正在退出並將很快徹底退出流通領域。原因是，壽命已逾千百年的古籍，紙張早已老化變脆，嚴重者稍有碰觸即會碎裂，這一老化的進程仍在繼續。若想改變這種局面，就要改善古籍存放的環境，其要求是恆溫恆濕；淨化書庫的空氣、去除有害氣體，對一些極為珍貴的古籍文獻還要絕氧封存或氮氣封存；嚴格控制書庫的光照，尤其是紫外線的照射。在光照充足的閱覽室裏任人翻閱，對古籍的損傷將是致命的。古籍善本並不是一般的圖書，而是國家一、二級文物，而且是比其他文物更易損壞的文物。出於保護的需要，必須嚴格限制其流通。

如上所述，古籍善本一旦退出流通領域，嚴加保護，對學術界來說後果將十分嚴重：包括古籍整理者在內的所有人，今後將很難或者根本不可能再從圖書館查閱古籍文獻，大量的學術研究工作(包括古籍整理)將因此停滯。事實證明，影印古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方式。以目前已經啓動的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為例，修訂工作必然要參考“二十四史”的相關底本。這些底本均為古籍善本，分藏於國內幾家圖書館，查閱起來很不方便。然而，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曾採用過的底本，我社大多出版過影印本，甚至影印的範圍還要更廣泛一些。再加上《二十四史訂補》所收 160 多種善本古籍，基本上能夠滿足該工程的需要。上述影印本，多數大型公共圖書館和重點高校圖書館都有收藏，使用起來非常便利。

古籍影印圖書，不僅能使原先收藏於少數圖書館的古籍化身千百，方便人們使用，做得好的影印古籍，其使用價值還要高於原書。例如，有些孤本古籍分藏於數家圖書館，我們影印時使其珠聯璧合；我們還為大部頭古籍編製了詳目和索引。更重要的是，按類編輯的叢書，為使用者提供了更加系統完整的古籍文獻資料。其中不少資料原散藏於各地圖書館、博物館，因種種原因，其確切藏址，普通讀者是根本不瞭解的，通過古籍影印編輯的細心搜索和精心編輯，纔使它們重見天日，獲得新生。

以上對古籍影印的意義、價值做了一個簡要的敘述，主要是關於社會效益方面的。在經濟效益上，影印古籍的價值同樣不可低估。

上個世紀 80 年代中期，出版社頻繁地接觸古籍善本、善本部的工作人員，以及善本閱覽室的讀者，較早地察覺到其中的商機，並牢牢地把握住了這個商機。20 年來，出版社因此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與一些古籍出版社不同，我社的古籍專業圖書不是靠教材或其他大發行量的暢銷書支撐。恰恰相反，古籍影印是我社的經濟支柱，所謂“走市場”的普及類圖書反倒是經濟上的受益者，憑藉前者的利潤發展起來。

十幾年前，我社由於經濟實力不足，在一些大型古籍影印出版項目的競標中敗下陣來(其中也有國家圖書館的項目)。隨着經濟狀況的不斷改善，這種情況近幾年未再發生。已經完成的大型項目《永樂大典》的仿真印製，正在製作中的《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都是前期投資數百萬元的大型項目。投資規模與此接近的其他古籍影印項目，同時進行的還有四五個。實際上，當經營進入良性循環之後，大投入往往能夠得到更大的回報。

再談第二點，要有一支具有奉獻精神、開拓性強的專業人才隊伍。古籍影印編輯不同於其他圖書編輯，要想做好這一工作，奉獻精神、開拓性、專業技能缺一不可。

可。

枯燥乏味、缺少技術含量，這是很多人對古籍影印工作的評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確實如此。因古籍書稿沒有作者可以交流互動，稿件也不能修改加工，編輯是在替千百年前的古人“做嫁衣裳”。所以要有高度奉獻精神和事業心的人，纔能耐得住如此寂寞。影印古籍讀者面很窄，要想在競爭激烈的圖書市場中搏得一席之地，站住腳跟，編輯人員必須具有開拓性，勇於創新，在選題策劃、市場定位等方面打破傳統觀念，闖出一條新路。

專業技能方面的要求主要有兩點：其一，要有較深的古典文獻功底，具備一定的古籍專業知識，有進行學術研究的能力，瞭解古籍文獻在學術研究中的作用及使用方法，這樣纔能策劃出適銷對路古籍影印圖書。其二，古籍文獻書稿的版面千差萬別，印製的方式、工藝和使用的材料比普通書籍複雜得多，編輯應具有較高的出版技術方面的知識，纔能真正做好古籍影印出版工作。

我社古籍影印室的編輯最少時為二人，目前最多也只有六人。而且，他們不僅要做編輯的工作——策劃選題和編輯書稿，還要負責書稿的前期複製和發稿以後的印製裝訂工作。採購材料、核算成本，也是他們的分內之事。這種完整意義上的責任編輯負責制，保證了圖書出版工作高效有序的運行。當然，這些編輯如果不具備前面所述的諸項條件，是絕對不能勝任工作的。

以上對我社古籍影印工作做了一個簡要的小結，成績雖有一些，問題也還有不少。我們要不斷總結經驗，繼續努力，虛心向兄弟出版社學習，爭取為國家的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目錄

前言 徐蜀 / 001

孔凡禮 《詩淵》前言 / 001

中國佛學院 《釋氏十三經》影印前言 / 005

伍躍 稿本《晉會要》影印說明 / 007

武鉞 《夷門廣牘》影印說明 / 009

李致忠 詩集傳 / 011

陳兵 《雲笈七籤》序 / 015

冀淑英 《漢學堂知足齋叢書》影印序 / 017

楊東明 《古玉考釋鑒賞叢編》序 / 019

周紹良 《繪圖五百羅漢》序 / 022

李萬健 《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前言 / 027

傅振倫 《陳介祺批校古泉匯·附續泉匯》序 / 032

淨慧 《禪宗名著選編》前言 / 033

姜緯堂 《國朝典彙》及其編者徐學聚 / 034

徐蜀 《二十四史訂補》前言 / 039

吳元真 《松雪翁樂善堂帖》跋 / 042

李豫 《清季洪洞董氏日記六種》出版前言 / 044

楊訥 李曉明 《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前言 / 049

朱家潛 《北京圖書館藏昇平署戲曲人物畫冊》序 / 054

康保成 孤本明傳奇《鹽梅記》述略 / 056

鍾肇鵬 《續百子全書》序 / 059

鍾肇鵬 《讀書記四種》前言 / 061

- 陳翔華 《元刻講史平話集》序 / 065
- 歐陽中石 《清乾隆補刻明代端石蘭亭圖帖》序 / 073
- 李致忠 《墨印綵繪耕織圖》跋 / 074
- 吳元真 《趙松雪書太上玄元道德經》跋 / 079
- 歐陽中石 《柳公權神策軍紀聖德碑》序 / 081
- 陳紅彥 《養正圖解》出版前言 / 082
- 黃潤華 《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出版說明 / 084
- 張志清 《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閩粵僑鄉卷》序 / 088
- 冀淑英 《唐詩五言畫譜》序 / 093
- 孟華 《趙氏孤兒·中國孤兒》序 / 095
- 徐蜀 《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西北卷》出版說明 / 098
- 黃永年 《宋傅幹〈注坡詞〉》影印前言 / 101
- 杜澤遜 《玉函山房藏書簿錄》影印序 / 102
- 朱家潛 《清代敕修書籍御製序跋暨版式留真》序 / 105
- 朱寶虹 《清代敕修書籍御製序跋暨版式留真》後記 / 105
- 黃永年 《朱修伯批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前言 / 107
- 鍾肇鵬 《古籍叢殘彙編》序 / 108
- 啓功 《中國國家圖書館碑帖精華》序 / 115
- 朱天俊 《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序 / 117
- 吳文科 《稀見舊版曲本叢刊·潮州歌冊卷》序 / 119
- 李國慶 《稀見舊版曲本叢刊·潮州歌冊卷》序 / 125
- 湯重南 《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續編》出版前言 / 128
- 肖東發 《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序 / 134
- 劉心明 《珍稀古籍書影叢刊》序 / 137

倉修良 《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序 / 140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永樂大典》前言 / 144

丁瑜 《中國叢書題識》序 / 147

李萬健 《清代民國藏書家年譜》序 / 148

吳平 《叢書佛教文獻類編》序 / 153

張濤 《漢晉名人年譜》序 / 158

蔡鎮楚 《中國詩話珍本叢書》序言 / 160

來新夏 《地方志書目文獻叢刊》序言 / 168

孫學雷 《地方志書目文獻叢刊》前言 / 169

任繼愈 《墨子大全》序言 / 171

辛更儒 《皇朝中興紀事本末》序 / 173

陳來 《宋明理學家年譜》序 / 176

黃秀文 吳平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前言 / 178

朱家潛 《慶賞昇平》序 / 185

任繼愈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序 / 187

方廣錕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前言 / 189

陳其泰 《歷代正史研究文獻叢刊》序 / 193

陳祖武 《乾嘉名儒年譜》前言 / 195

陳祖武 《清初名儒年譜》前言 / 197

倉修良 《陝西省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前言 / 200

張昇 《〈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前言 / 206

許結 《賦話廣聚》序 / 211

陳祖武 《晚清名儒年譜》前言 / 213

王菡 《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三編》前言 / 215

魏光奇 《清末民國財政史料輯刊》前言 / 221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前言 / 227

薛永年 《歷代書畫錄輯刊》序言 / 240

吳琦幸 《緣督廬日記鈔》前言 / 242

鄧文寬 《國家圖書館藏明代大統曆日彙編》序 / 244

杜澤遜 《地方經籍志彙編》序 / 248

孔祥吉 《趙鳳昌藏札》前言 / 250

附：

林申清 《宋元書刻牌記述略圖錄》序 / 266

編後記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271

《詩淵》前言

《詩淵》著錄於《文淵閣書目》，該書卷十月字號第一櫛載：

《詩淵》：一部，一冊，缺。

《文淵閣書目》編錄完成於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六月。據該書卷首楊士奇等《題本》，《書目》所收，乃“本朝御製及古今經史之書，自永樂十九年（1421）南京取回來”者。永樂十九年以後編撰的明成祖、仁宗、宣宗各朝實錄也收在內，這是個別情況。

由此可知，《詩淵》在永樂十九年以前即已見書。然只有一冊，說明不是足本，也有很大可能它還未最後完成。現存《永樂大典》各韻沒有引用《詩淵》，說明《詩淵》的編纂約與《永樂大典》同時或稍晚些。

《詩淵》沒有序和跋，所收作品至明初高啓等止，編纂者當是明初人。

《詩淵》現存25冊。第1冊至第5冊的書根上，分別寫有“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字樣；第6冊至第9冊的書根上，分別寫有“人七”、“人九”、“人八”、“人十”字樣。這對我們瞭解《詩淵》是很重要的，它說明：

第一，《詩淵》是一部規模相當宏大的類書，它分天、地、人等幾大部。大部之下又分許多細目。

我國古代類書，如《太平御覽》，分55部。然而高度概括起來，仍不外天、地、人等幾大部。天文、地理、人事皆在其中，具有百科全書的性質。《詩淵》就是百科全書性質的類書。

《詩淵》以前，這類類書，有專收文的，如上面提到的《太平御覽》，有詩文兼收的，如《永樂大典》。《詩淵》專收詩（兼收少量的詞，詞是廣義的詩，是詩的延伸），在這類類書中，具有開創性。對研究類書的發展史，很有意義。《詩淵》的編纂者希望通過所收的詩，有助於人們對宇宙、世界和人類社會的瞭解。編纂者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勞動。

第二，現存《詩淵》遠遠不是足本。天部不見，地部、人部也不全。如第25冊目錄，有巡幸等、試舉等、征伐及賀陞、疾病類、書信慰問等、官詠、閨詠及懷古、雜興類，皆無文，蓋可證明。

第三，現存《詩淵》是稿本。如第一冊內容不屬地部，而書根却有“地五”字樣。第2至第9冊情況與此類似。可以認為，編纂者原定上述各該冊為“地五”、“地六”等等，在編纂過程中，有了改變，書根上的字未及塗抹，留下了痕跡。現存《詩淵》細目之後，往往留有空行，可以補充；細目也往往有重複，但內容不重複；也可證明是稿本。

現在，我們很難弄清楚《詩淵》全部稿本及定本的情況。幸運的是，我們可以從藏書家的印章中，瞭解到它的流傳過程。

本書有“陸氏子淵”印章。子淵乃陸深(1474—1544)之字。深號儼山，明上海人。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明史》卷二百八十六人文苑傳。藏書很豐富，也刻過書。不久，傳到上海顧從禮、從德、從義(1523—1588)兄弟的手裏。書中有“芸閣”、“文華內史顧從義印”的印章。芸閣乃從德藏書書閣；從義隆慶初授中書舍人，稱“文華內史”，當以是。兄弟三人皆富藏書，從義尤有名。清初，本書歸季振宜收藏。振宜號滄葦，揚州泰興人。順治丁亥(1647)進士。書中有“季振宜藏書”印章。振宜藏宋元善本書頗多，有《滄葦宋元書目》。

我們應當感謝這些著名的藏書家，沒有他們，《詩淵》也許早已全部散失。與此同時，我們也感到某種不足。因為自《文淵閣書目》以後的五百多年間，《詩淵》不見文字著錄，使得這部稀世的珍貴典籍，秘而不宣。只是到了現在，纔引起了學術界的十分關注。

《詩淵》的珍貴，首先就在於它保存了從魏晉六朝到明朝初年這一段時間大量散失了的作品，豐富了我國文學特別是宋代文學的寶庫。《詩淵》收詩約5萬多首，其中十分之二三不見於過去刊印的和新印的古籍。收詞近1000首，其中大部分不見《全宋詞》、《全金元詞》。

現在以宋代為例，做些說明。

宋詩，包括詩在內的宋人別集，在明代中葉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大量散佚。《詩淵》是宋集輯佚的淵藪，較之《永樂大典》，更為集中。茲舉《詩淵》所引宋人集數種。

《顧逢詩集》。久佚。《宋史·藝文志》、《文淵閣書目》、《千頃堂書目》均未著錄。《宋詩紀事》卷七十九《顧逢小傳》提到他有詩集，沒有把《顧逢詩集》作為一部書名提出來。《宋詩紀事》轉錄顧詩三首，而《詩淵》多處直接引錄。

易士達《松菊寓言》。久佚。《文淵閣書目》卷十有易幼學《松菊寓言》；《永樂大典》收易士達詩七首，其中卷二五四〇《題鄧氏船齋詩》亦見《詩淵》第十九冊。《詩淵》引易詩多約七十首。

張明中《言志集》。久佚。《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九有引自《張敬齋詩集》的《賀新郎》一首，亦見《詩淵》第二十五冊。知《言志集》即《張敬齋詩集》，即《文淵閣書目》卷十月字號著錄的《張敬齋言志錄》。《永樂大典》引張詩僅四首，而《詩淵》所引，却多達約60首。

張埴《情性集》(或作《性情集》)。久佚。清光緒《吉水縣志》卷三十七《張埴傳》謂埴號蘆濱，早游湖湘間。《永樂大典》卷二二六一、二二七〇引《張蘆濱詩》，亦及游湖湘事。知蘆濱即瀘濱，《情性集》即《張瀘濱詩》，即《文淵閣書目》卷十月字號著錄的《瀘濱性情集》。《千頃堂書目》卷二十九張埴誤成張植，據此得以訂正。《詩淵》收埴詩約九十首。

以上三集，還藉《詩淵》弄清楚了各該集的一些不易解決的問題。

僧文珣《潛山稿》。《四庫全書》稱《潛山集》，卷一六四著錄，乃《永樂大典》輯本。《詩淵》多處引錄，往往溢出庫本之外。

華岳、趙希蓬合撰的《南征錄》，即《華趙二先生南征錄》。較只收華詩不收趙詩的通行本《翠微南征錄》，多華詩若干首，存趙希蓬詩約170首。

《詩淵》保存了宋代大家、名家的不少佚詩，如蘇軾、辛棄疾、朱淑真、汪元量等

人的作品。這裏不具體列舉。

《詩淵》保存下來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屬於沒有專集問世、社會地位低微、聲聞不彰的人所作。這些人比較接近底層，有不少好作品，值得更多注意。如第23冊所收開先長老、趙焱、胡斗南等42人《題汪水雲詩卷》、《讀水雲丙子集》的73首詩，通過對汪元量作品的評價，抒發了對故國的深切懷念，悲壯沉鬱，令人不能卒讀。這42人，除3人外，皆不見《宋詩紀事》、《宋詩紀事補遺》、《元詩紀事》。剩下來的，只有5人，可以從汪元量同時代人的作品和有關方志中找到一點點瞭解他們的線索，其他則無可考。除此類愛國作家所寫的作品外，還有不少格調清新之作。這些，加上前面所說的有專集作者的佚詩，對研究宋詩發展和瞭解宋詩流派，對宋代一代詩作的全面輯集和整理，都有重要意義。後者更是我們這個偉大時代賦予的任務。

宋詞。《詩淵》保存了不見於《全宋詞》的詞430多首。分屬宋代各個時期140多人所作，其中約100人不見於《全宋詞》。我已在《全宋詞補輯》的代序中做了介紹，這裏不再贅述。

在《詩淵》保存下來的作品中，金元作品占相當比重。就詩而論，顧嗣立《元詩選》中的不少原集，早已散失，但我們可以從《詩淵》中略窺其一二。如《元詩選》有郭昂《野齋集》一卷，收詩十首，《詩淵》所收的郭昂詩往往可以補遺。還有不少作者，不見於《元詩選》及《元詩紀事》。就詞而論，《詩淵》所收不少可補《全金元詞》。其中有著名作家虞集的作品，也有第一次為人們所知的趙叔英、周以震等人的作品。趙叔英有詞六首，《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九有引自他撰的《松亭詩集》詩一首（該集久佚，未見著錄）。還收了不少金元間道藏詞。

《詩淵》所收其他各個朝代的作品也有待認真發掘。

《詩淵》成書於500多年前，所引用的書，有的是原刊本，有的和原刊本比較接近。《詩淵》的珍貴還在於：它對於現存的一些古籍，是正訛補脫的依據。現在以汪元量作品為例舉二例。

如《永樂大典》卷二八〇九引汪元量《疏影》詞，有“不盡寒陰砂漠”之句，《全宋詞》編者改“漠”為“漢”，而《詩淵》第十五冊引此詞，正作“漠”；又有“却慰此兄蕭索”之句，《全宋詞》編者以“兄”為誤，改成“況”，而《詩淵》亦作“兄”，則以不改為妥。

清乾隆間，鮑廷博刊行的劉辰翁選本《湖山類稿》卷一《望海樓獨立》詩第三句“天人□□□逝去”，缺三字，查《詩淵》所引，知此三字為“越江龍”；同上書同上卷《感慈元殿事》詩第三、四句“蜜炬星繁天□□，□□□□□上別”，缺七字，查《詩淵》，知此七字為“未明”、“鵝鷺分行江”。

《詩淵》的編纂者忠實於原文，對於引載的文字，首尾完整地抄錄，不以己意任意變動，保持了原作的容貌，其態度是嚴肅的，是可以信賴的。《詩淵》各冊中，偶有一些古體字，大約是根據原本錄入的，可以作為忠實於原文的證明。但書中也偶有一些筆誤；個別地方有脫文、衍文，這或與所依據的底本有關；有少數道藏詞闕入了宋、元人的詞作中，等等。這是閱讀和使用時應當注意的。

在我國古代文學的研究日益深入開展的今天，為適應學術界的需要，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出版《詩淵》，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我作為《詩淵》比較早的讀者，

衷心預祝廣大讀者、研究者不斷汲取《詩淵》豐富的營養，取得豐碩的成果。

孔凡禮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詩淵（全六冊）

1985年9月至1986年7月出版，16開，平裝146.00圓，精裝161.00圓

《釋氏十三經》影印前言

十三經這一名目，原為儒家所立。漢代已將《易》、《詩》、《書》、《禮》、《春秋》奉為五經。至唐代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共為九經。晚唐開成年間刻石經於國子學，加上《孝經》、《論語》、《爾雅》名曰十二經。屆至宋代，又增加《孟子》，至明代便合稱十三經了。佛家的經典，卷帙浩繁，學者便模擬儒家的這一名目，拈出十三部來，編成《釋氏十三經》，以適應一般研學參考的基本需要。

佛教在公元前6世紀時，由釋迦牟尼（約前565—前486）創始於印度，約當公元1世紀時，傳來我國漢地，與此相伴，便是佛經翻譯工作的開展。自漢迄元，綿歷1100餘年，共有190多位包括像玄奘（600—664）、鳩摩羅什（350—409）、不空（705—774）、真諦（499—569）那樣偉大的中、印翻譯家，譯出經籍達1440餘部，共5600餘卷，是一筆非常了不起的文化財富。

佛經的傳譯，為我國傳統文化提供了豐富的滋養。兩千年來，我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例如文學、語言、音樂、繪畫、雕塑、建築、天文、地理、醫藥、民俗等文化領域以及哲學思想領域，無不滲透着佛教的影響。這已是國內外學人的共識。

人類社會歷史文化的進程，總是綿延不斷的。先人用血汗凝聚起來的珍貴遺產，需要後人去承前啓後、繼往開來。我們祇有確切地瞭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祇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纔能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文化，沒有這樣的認識，我們就不能完成這項任務。佛教文化在我國全部歷史文化中所佔的重要地位，是一個客觀的歷史事實，是不容否認的。許多人認為佛教主張消極厭世。其實，這多少是一種誤會。須知，無論大小乘佛教，都是以與人為善、與人為樂為宗旨的，祇是與人的程度有着深淺的差異而已。

今天我們正在致力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倡社會主義道德，而社會主義道德是一個多層次、多方面的結構，其中也包括宗教道德。宗教道德鼓勵教徒行善，積極為社會做好事，佛教的五戒、十善、四攝、六度、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等自利利他的廣大行願，“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的行為規範，都是宗教道德的組成部分，在客觀上是能够與社會主義道德相適應，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相協調的。

本世紀初，上海佛學書局曾經出版過《釋氏十三經》。對十三種經的選定，當時傾向於普通教徒研習之需，多少有些局限性。這次我們重新選定，易其《圓覺》、《梵網》、《佛遺教》、《四十二章》、《八大人覺》和《無量壽》六經，而以《勝鬘》、《十住行道品》、《金光明》、《解深密》、《大日》和《壇經》充之。這樣不僅便於一般研習，而且可以較為全面地反映出我國大乘佛教各宗派的性質。其中，除了《壇經》是漢人（唐，慧能）述作外，其他都是從梵文翻譯的。至於學術界對《楞嚴》的傳譯有所爭議，那是另一回事了。版本選用了校勘精密的金陵刻經處本（其中《十住行道品》、《大日》兩經雖非金陵本，然屬同類刻本）。